蛋尽良绝

序

北宋年间，中原以北的数千里内人心惶惶。几十年间迅速窜起的炽阳寨在无声无息中称霸了这整个地区，上至官府下至平民，无一不对这些恶霸土匪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虽说犯下案例无数，江湖上对炽阳寨却是所知甚少，只知道炽阳帮眾皆是虎背熊腰筋肉结扎的彪形大汉，并且姦淫掳掠无恶不作。

近十年炽阳寨的恶行是更加的猖狂，官府一味的躲避和群眾的懦弱让这些悍匪更加的肆无忌惮。十年前，炽阳寨因為一事不和，竟然派下了大批帮眾，将整整一个村庄烧光杀尽。据记载，整个城镇的女子无论老少相貌皆被姦淫致死，就连稍有姿色的男子也被姦淫至肠穿肚烂，其中惨状是人神共愤，惨不忍睹。

炽阳寨的崛起据说是源於寨主李炽在华山的一次机缘，习得了一种诡异的内功后不仅全身修得刀枪不入力大无穷，更是身型猛增直逼熊虎。更有甚者称，此等内功将使得修炼者的阳具及卵葩异常肥大，因而炽阳寨的教眾皆是巨阴硕阳的彪形壮汉。此等诡异内功唯一的缺陷既是对修炼者的淫欲有著大幅的提升，以至於炽阳寨的教眾无时无刻在领域范围内犯下姦淫罪行，无论男女都难逃这些肉壮巨汉的魔掌。

炽阳教眾近年来频频出寨，在周遭城镇屡屡犯下罪行，懦弱的官府却是对此无动於衷。中原以北的上空被恐惧和淫欲深深地笼罩了起来。

第一章

惨淡的烛光下，一个丰韵圆润的年轻少妇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少妇的皮肤白皙光滑，两隻肥硕的大奶子由於平躺而扩散开来，显得更加丰厚。

然而仔细一看，少妇的双眼惊恐地怒睁著，盯著天花板。摇曳的烛光在一动不动的曼妙身段上印出诡异的影子。少妇的双腿大张著，下体竟是一片触目惊醒的血红色，鲜血犹自从窟窿一般的阴穴里涌了出来。

竟是一副艷尸。

艷尸的旁边，一个壮硕如牛的彪形大汉正光著肌肉密佈的上身懒散地穿著裤子。烛光的照耀下，壮汉犹如种马般雄伟的粗大阳具赫然垂吊在树桩一般的双腿之间，两颗鹅蛋大小的肥卵随著动作摇晃著。

看来这就是兇手了。用那根粗大的鸡巴狠狠地姦淫这个少妇的话，肯定是凶多吉少的。

壮汉古铜色的粗糙皮肤在空气中散髮著浓烈的男人味，满是鬍鬚的粗獷脸庞在昏暗的光阴中显得各位地兇残。定睛一看，他平坦的小腹上面用红色纹刺著一个双环图案。

炽阳寨！

这头猛牛不换不忙地捡拾著散落一地的衣物，浑身上下只穿著一条衬裤。今晚不会有人来查看这个少妇，她的丈夫早在前些时候被这个没有人性的壮汉拖进了阁楼，活活干穿了肠子。

壮汉弯下了有，伸出筋肉结扎的右手臂，準备捡起地上的最后一件衣物。

忽然，一簇黑影闪电般地从后方袭向了壮汉毫无防备的襠部！只听壮汉一声撕心裂肺地惨叫，整个人蹦入了空中。落地之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巨人迅速捂住了自己几欲要炸开的肥硕睾丸，裤襠上已经试了一大块。刚才那狠力的一击已然让他不受控制地被榨出了精液。只见壮汉全身健硕的肌肉抽搐颤抖著，脸也由於痛苦而扭曲。他满头大汗地四处张望著，愤怒而惊恐地寻找著偷袭者的身影。

看来传闻是有事实根据的。果然，炽阳寨的这些恶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肥硕肿胀的睾丸。由於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睾丸几乎随时处於饱胀状态，男人最脆弱的部位就这样变得更加的脆弱。

只是这些恶匪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个弱点，因此炽阳寨人人都得练铁档功，以防轻易被敌人爆了卵。虽说如此，铁档功毕竟不能根治这个问题，所以胯下依然是炽阳寨帮眾的死穴。

刹那间，愤怒的壮汉猛地注意到床沿边的阴影下似乎出现了些许的动静。说时迟那时快，壮汉一个箭步如同公牛一般冲到了阴影下，一记铁拳想也没想就猛力砸了下去！

然而，那裡什么都没有。準确地说，那裡只有木地板。

不幸的是，壮汉砸中的这块木地板，早就被事先鬆动了。千斤铁锤般的重拳砸下去正好击中长条木板的一端，而木板的另一端在重击之下脱兔一般弹了起来！

这如同是千斤的重量在一瞬间从壮汉的拳头转换到了木板弹起的一端。而这一端的木板上方，正是半蹲著的壮汉那悬吊在衬裤里的一对肥卵！

只听一记沉闷的“扑哧”声，壮汉那健硕的双臀一阵疯狂地抽搐，双眼在瞬间猛瞪！抽搐迅速地静了下来，这个彪形大汉缓缓地滑倒在了地板上，竟已满腔悲怨地爆卵粹死！

屋裡的景象如今更是诡异。烛光依然在摇曳著，地上的少妇尸体已然冰冷。而不远处，一个虎豹般雄壮的男人赤裸著上半身胸腹贴地趴在地上。男人健硕而浑圆的双臀依旧高高翘在空中，襠部完全被浸湿了。奶黄色的粘稠浆液从裤管里不断留下来：这个壮汉活生生被一块木板给压破了蛋，蛋黄在生命力最后的一刻从龟头裡被挤压喷涌了出来，终於在卵酱沾满了自己的裤襠后断了气。

一个黑影从房间另一头的阴影中浮现了出来，移步站到了惨死的壮汉面前。

人称铁拳的吕四，光听声音就能出拳，出拳必中。一拳能顶千斤重，拳拳致命。铁档功已经练到六重，一般人想要凭偷袭让他一击毙命是不可能的。没想到，这麼一个难对付的傢伙，居然用一块木板外加一粒调虎离山的小石子就解决了。

还有什么比自己将自己的卵蛋一拳爆击得炸裂开花更讽刺呢？

阴影在烛光下闪烁，露出了真面目。一个中等个子的精壮少年冷冷地站著，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残忍笑容。

这就是復仇的快感吗。

少年缓缓转过了身去，然后再瞬间失去了踪影，留下房屋裡的一盏残烛和两具尸体。

接著，有如一道阴风吹过，烛光刷地熄灭了。

第二章

谢云奇从容不迫地走在河守镇的石板街道上，又是一个秋高气爽，风轻云淡的一天。一双炯炯有神而英气逼人的眼睛四处展望著，看似是正在打量周围的风景，事实上是在寻找自己下一个猎物。

最近的三个月内接二连三地发生炽阳教眾被破卵毙命的案件，官府自然是乐不开支故作不见，而民眾也是暗暗叫好。炽阳教总部对各个教眾严厉地警告过了，让他们近期小心行事，然而旺盛得超越禽兽的性慾让炽阳教的这些壮汉们丝毫不顾危险，该犯事的时候照样犯事。

谢云奇想起昨天晚上用一块木板轻鬆压碎了铁拳吕四的卵蛋，不禁得意而险恶地轻轻一笑。这些彪形大汉空有健壮无比的肌肉，脑袋却被性慾冲昏了，其实很好解决。喷射出阳精过后的半个时辰里，铁档功的功力大减，功力在三重以下的炽阳教壮汉在此期间如若被狠命击打下体，将会当即蛋炸卵迸，喷酱而亡。

这时，谢云奇留意了两个时辰的目标再次进入了他的眼帘。百步之外的酒店楼下，一个肉壮光头大汉正虎视眈眈地巡视著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似乎寻找著供自己疯狂姦淫的猎物。

片刻之间，谢云奇便制定出了作战计划，眼神中闪过一丝阴沉，紧接著左盼右顾地向光头大汉身边走去。

离大汉还有几步的距离，一串铜钱从谢云奇的怀里掉落了出来。少年连忙蹲下去拾捡，刹那间拉近了和大汉的距离。

光头大汉歇著慾望横流的眼睛注意著谢云奇的一举一动，从刚才起他就在端详这个俊美精壮的少年。女人和小个子男人经不起折腾，在炽阳教眾的姦淫下很快就会失去意识甚至活活被插死；而大块头的男人挣扎起来不好对付，万一争斗时击中了自己的卵蛋更是划不来。像眼前这个少年一样的中等个子那是恰倒好的，操起来格外的舒服，也能活一阵子，至少让自己可以在爽得时候尽情听到那悦耳的惨叫声。再说这个少年年轻的肉体似乎结实精壮，长得又标緻，可以算是极品了。

在光头大汉犹自盘算时，谢云奇已然捡起了铜钱，抬起头了，目光和大汉短暂地对上了。

那是极具诱惑力的目光，刹那间将所有信息表明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情欲中烧的年轻小伙对一个雄风十足的壮汉肉体的渴望，谢云奇为了练就这勾魂的一眼可是在镜子前花了不少的功夫。

这一个刹那稍纵即逝，俊美少年迅速地起身，消失在了人海里。这一眼让光头大汉楞了一下，全身的血液似乎顿时沸腾了起来，胯下的巨型阳具也滚烫了起来。回过神来后，大汉立刻拔身跟了上去，追随少年的脚步。

过了好几条街，少年终於停了下来，这是个人烟稀少的死胡同。

光头大汉眼看著猎物就要到手了，粗獷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放满了脚步向著少年逼了过去。作為主动献身的奖励，大汉决定对这个极品少年下手轻一点，至少让他被操得喷精再活活干断他的肠子。

谢云奇这时也转过了身来，眼中再次浮现出引诱而渴望的目光。

“这位大爷。。。您一会儿轻点儿来。”

略带嘶哑却显现出稚嫩的嗓音中有一股淫荡的骚劲，光头大汉立刻觉得自己会忍不住冲上去！胯下那根粗大的阳具已然在布裤的前方撑起了一座大山，大汉的眼神中燃烧著欲火，吞了口口水，粗壮的麒麟臂猛地伸上前去抓住了少年的手腕，似乎为了防止这个到嘴的鸭子害怕逃跑。

“别，别急大爷，别急我会让您爽的。”

谢云奇假装有些惊慌地说道，紧接著迅速蹲下身去，没有被抓住的那隻手熟练地解开了光头大汉的裤腰带。随著谢云奇轻轻一扯，整条裤子滑落到了地上，光头大汉的下半身立刻赤裸裸地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那肥硕粗大的暴筋阳物威武地抬著头在空气中轻微晃动，胯下那一对肥硕多汁的巨蛋更是在失去裤子的约束后前后微摆。一股浓厚的雄性气息从壮汉的胯间迅速瀰漫开来，那是一股醉人的淫荡香气。

光头大汉先是一呆，之后立刻更加的兴奋难当。难得碰到这麼可口的小骚货如此主动，怎能让他按耐得住呢？壮汉鬆开了少年的手腕，两隻巨大的手掌抓住了少年位於自己下体下方的脑袋，喉咙里传出了浑浊的呼吸和嘶哑低沉的命令。

“好小子，给爷好好的舔，舔得好爷赏你奶浆吃。”

说罢，光头壮汉手上用力，不由分说地把谢云奇的脑袋按向了自己的肥大鸡巴！

谢云奇立刻感觉到了脸上那炽热而淫靡的大肉棒，转念之间立刻用自己的脸颊卖力摩擦了起来，并且张开了嘴巴伸出了舌头，用力而充满了技巧地舔吻著这肉墻一般的阳物。其实这时少年自己也是骑虎难下，他深深地清楚，在光头大汉喷精之前如果自己的服务有任何的不周到，已然兽性大发的壮汉会在情欲的驱使下强硬地将这根牛马般硕大的鸡巴连根插进自己的喉咙，直至自己喉管爆裂。炽阳教眾在情欲的影响下是没有理智可言的，这既让他们变成了无脑的蠢货，也让他们成為了兇残的猛兽，不得不小心提防。

光头壮汉从来没有尝试过被别人主动服侍的经验，虽说被他生生干死的男女数不胜数，却没有一个不是被他强硬驱使的。所以当少年卖力地服侍起他的硕大阳具时，壮汉不禁嘶哑地呻吟了起来。少年的双手也加入了服务的行列，开始嫺熟而有技术地抚摸挤压著那根巨大的雄根，配合嘴唇舌头以及脸颊，让壮汉的淫叫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忘情。

不到半个时辰，凭著苦修了许久的技术，少年已然将光头大汉玩弄于鼓掌之中！那根粗大的阳具上已是淫液横流，圆硕的龟头上爬满了粘汁，大张大合的马眼中不停滚涌出透明的放浪淫水。此时，壮汉那全身健硕无比的肌肉紧绷著，全身在愉悦中轻微地颤抖著。他闭著眼睛脸朝天享受著这极爽的时刻，喉咙里传来略带颤音的呻吟。他已是蓄势待发！

谢云奇看准了这个时机，双手紧紧握住了光头壮汉的大肉棍，嘴巴大张，一口含住了壮汉那硕大的鲜嫩龟头！少年的舌头立刻如同蛟龙般翻滚了起来，舌尖不由分说地探进了马眼裡搅动了起来！

这种强烈快感立刻让壮汉睁大了双眼，全身在一刹那间猛力抽搐了起来！壮汉忘情地颤音嘶吼了起来，硕大的阳具顿时又肿胀了一圈，一对巨卵向上猛提。少年知道，下一个刹那，这个光头壮汉就要精门大开了！

果然，肿胀得滚烫通红的大鸡巴猛地开始迅速抽搐了起来，大股大股粘稠腥浓的阳精瀑布般地从马眼裡爆射出来，贯进了少年的喉咙！少年连忙大口大口地将这些雄性浆液吞了下去。要知道，炽阳教眾的阳精可是壮阳大补，只是一般来说能够品尝到的那些人都已经命丧黄泉了。

肉壮健硕的光头大汉此时完全处於极乐状态，全身的肌肉都拼命地痉挛颤抖，脸上的肌肉扭曲变形，两隻眼睛更是在快感中翻进了脑后。

说时迟那时快，谢云奇猛地伸出双手，两手一起抓住了光头壮汉那一对肥硕的卵蛋，向下用力地一扯！

在一刹那之前才喷射完精液的壮汉瞬间杀猪般地惨叫了起来，那依然饱满充血的粗大阳具竟然再次喷射出了数股白花花的阳精！

“说！你们堂主欧阳槐是不是在今晚秘密进城开会？”

痛得死去活来的光头壮汉满头大汗地瞪著少年，眼神里竟是怨毒和惊异。他咬紧了牙关，虽说自己的下体就操控在这少年的手上，但是背叛堂主的后果远比蛋爆浆流要凄惨：他自己就亲眼目睹了一个帮眾在眾目睽睽下被拉开了双腿架到了火堆上，三个时辰痛苦的凄厉惨叫后那两颗肥卵竟被烤熟了！紧接著，堂主用针灸逼迫这个猛男从昏迷中醒来，让他眼睁睁地看著自己的两颗熟蛋被堂主一口一口咬开吃下，直到最后一点蛋黄都被吸干了才在极度的痛苦中抽搐而亡！

“哼，不说是吗？”

谢云奇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嘴角浮现出一丝残忍的邪笑。他再次双手用力向下一扯，光头壮汉立刻又惨烈地嚎叫了起来，几股白浆也再次从硕大的龟头了猛射到了少年的脸上。

为了追踪欧阳槐的下落，谢云奇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这个光头壮汉是欧阳槐的跟班之一，除了铁档功练得还不错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本事。让他能在自己的嘴下爽一次都是便宜他了，為的也就是能够得到欧阳槐的信息。

“我，我说！我说！是的！”

光头大汉的全身都在剧烈的疼痛之后颤抖起来，那一身健硕的肌肉此刻都完全失去了作用。

“地点呢？地点在哪裡？”

壮汉的眼神再次犹豫了起来。他的脑海中顿时又浮现出堂主惯用的其他折磨方法：滚水烫卵，热油爆蛋，寒冰雄球，然后都是清一色地当著受刑人的面将他们的睾丸活生生地吃下去。

少年看出了光头壮汉的由於，手上又是一使劲，壮汉又一次没命地惨叫了起来。这一次，那一对肥卵已经到达了迸裂的边缘，一股奶黄色的蛋浆从大龟头里涌出来，滑过那隻粗大的巨屌，滴落在了地上。

双方都很清楚，下一次，那一对巨型雄球就必破无疑。

“在。。。在。。。孔子庙后面。。。”

光头大汉气若游丝地颤声说道，他的全身已经虚弱得几乎站不起来。

谢云奇冷冷地笑了笑，缓缓站了起来。

“哼，多谢了。”

光头大汉楞了一愣，难道就这样逃出一条生路？他心中一阵狂喜，準备站直身子。

忽然，少年轻轻地一脚扫过光头壮汉的左边小腿。弓步站著的壮汉全身已然虚脱，这时居然连反抗或者站直的力量都没有！他眼睁睁地看著自己的左腿一滑，向外劈开，随著一字腿的劈开全身迅速下坠。终於，两条粗壮却无力的腿完全地劈开来了，而光头壮汉那肌肉发达的壮硕上身也因此狠狠地将自己胯下悬垂著的两颗巨卵压在了地上！顿时，胯下传来清脆而沉闷的爆裂声，那两颗肥硕卵蛋终究还是炸开了花！

壮汉不可置信地盯著自己的下体，眼睁睁地看著自己双蛋破裂的全过程，甚至还目睹了乳黄色的卵汁从自己肥大的龟头裡喷涌而出的惨烈景观。随著蛋黄全数被挤出了他的体外，这个壮汉也终於惊恐地瞪著双眼咽了气。

谢云奇冷冷地看著眼前这毫无生气的一摊壮肉，头也不回地转身消失在了巷口。

第三章

三更半夜，孔子庙中一片漆黑。然而庙宇后面的小祠堂里却是灯火通明。

两个健壮的彪形大汉在祠堂里低沉地商量著什么，其中一个脸色阴沉地怒视著对方，另一个则是满头大汗地颤抖著说话。

“堂主息怒，堂主息怒！本来给您準备了春花楼的头牌，但是下午一个兄弟被破了蛋，应该就是那连环杀手，小的不敢现身啊。。。”

被称做堂主的壮汉依然阴沉著脸，阴森可怕的语句从牙齿缝中挤了出来。

“在你眼皮底下有人被破了蛋就已经丢尽了我们炽阳教的脸，你居然还有胆因為这个不敢现身？！”

只见这个教眾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豆大的汗水从额头上滚落的下来，他立刻用颤抖的嗓音试图為自己开脱。

“不。。。不堂主请息怒！小的下次不敢了！”

然而话还没落音，堂主已然出手。只见虎豹般的雄躯瞬间内扑向了惊慌失措的教眾，那全身肌肉结扎的可怜壮汉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扑倒在了地上！

“没下一次了。”

一招之间，堂主将大声求饶的壮汉翻身胸腹贴地按倒在了地上，并且扯破了他身上的衣裤，露出全身黝黑饱满的硕大肌肉。堂主的眼中闪烁著残酷的慾望，双眼死盯著壮硕教眾肉壮双臀中央那粉嫩多汁的阳穴。春花楼的头牌既然没能带来，今晚这个壮硕教眾就只好以身殉教了！

压在地上的壮汉楞了一下，立刻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他没命地哭号起来，祈求堂主饶他一命。然而為时已晚，堂主迅速抽离了自己的腰带，一根粗大无比的阳具弹了出来，佈满淫液的龟头渴望著一个能够让它翻腾的洞穴！

接下来的一切只能用惨无人道来形容，当堂主狠狠地一下将那粗长的阳具连根灌进壮汉未经人事的肉穴时，似乎丝毫没有顾忌到同门多年的情谊。在兽性大发的堂主眼裡，被自己压在体下地只是一个供自己宣洩用的肉壮躯体，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

这没有任何準备的猛力插入瞬间爆掉了壮汉的肛门，随著一声沉闷的响声，大量的血水从壮汉的肉穴里喷涌而出！作恶多端的壮汉没命地嘶嚎了起来，然而堂主却完全不予理会，抽动腰身甩动壮臀，毫无保留地狠力乾起了身下那堆壮硕的人肉！

壮汉的嘶叫声很快便越来越小，随著堂主大力的抽插，他的屁眼此时已被操成了一滩烂肉，肠子更是在好几处被活活撑断。血水和穴汁从失去形状血肉模糊的下体不停喷涌出来，竟在地板上形成了巨大的一片赤红而粘稠的湖泊。

半个时辰以后，堂主大喝一声，全身健硕的肌肉紧绷，一瞬间后便将那一整根粗大的鸡巴埋进了壮汉的可怜肉穴里，并且全身抽搐了起来。气若游丝的壮汉也在这最后的狠狠插捅之后闷哼了一声，断了气。

喷精过后的堂主一下倒在了壮硕教眾那开始变冷的肌腱尸体上，大口大口地喘著气。他拔出了自己的硕大阳具，整个下体被壮汉的血肉以及穴水染成了赤红色，看上去格外的诡异以及淫荡。

忽然，从祠堂外的阴影下冲出了一个速度极快的身影，这个身影直取堂主那包裹著肥大睾丸的巨大阴囊！堂主在最后一秒觉察到了异状，全身迅速从地上弹了起来。然而还是慢了那麼一点，黑影从巨大阴囊的下方划过，却还是碰触到了那两个硕大的雄球，堂主的卵蛋被餘力弹得前后狂震。堂主的喉咙里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钻心的疼痛勾起了他的怒火！

只见一个俊美结实的少年站稳了脚转身面对著堂主，表情中有一种诧异和不甘，似乎对自己的暗袭没有成功感到懊恼。

当然得懊恼，炽阳教青龙堂堂主欧阳槐武功高强，若是不靠第一下针对卵蛋的狠击大大削弱他的斗志，凭自己的功夫恐怕难以取胜。

“什么人？！”

欧阳槐恶狠狠地怒吼道，充满怨恨和愤怒的眼神死死盯著十步之外的少年，下体沾满鲜血的巨龙和肥卵在空中逕自垂悬晃动著。

“取你性命的人！”

谢云奇一声喝道，接著闪电般地冲向了眼前虎豹般生猛健壮的大汉。他只能以速度取胜了！

壮硕的堂主嘴角刹那间浮出一丝冷笑。这小子连自己的身家姓名都不敢报出来，应该是因為没有把握可以战胜自己。他眼看著少年朝自己冲了过来，双手猛地一抬就要和对手硬抗上去：这是準备直接和对手硬碰硬而取胜的自信！

谢云奇脸色一变，立刻沉身躲过了欧阳槐的粗壮双臂，闪身从下方直袭壮汉的下体！

欧阳槐也是脸色一变，没想到这个小子身姿如此敏捷！他暗叫不好，当机立断，双臂急沉捶向了少年的背部。只听砰的一声，少年背部中招之后被狠力捶倒在地，哇地喷出一口鲜血。然而与此同时，少年豁出性命的一拳结结实实砸在了壮汉毫无防备的肥硕卵蛋上，壮硕的堂主也是一声惨叫向后缩臀弹开。

怒火中烧的堂主一面用手揉搓著自己疼痛难耐的卵蛋，一面弓身冲向了倒在地上的少年。少年见状，顾不得肋骨断裂的疼痛，闪电般地探身而起，躲过了壮汉致命的一击。然而欧阳槐忽然变换招式，飞起一脚向少年踢来，这时的少年已经没有时间躲闪了！

谢云奇一咬牙，自己也出腿踢向欧阳槐的方向，看样子是想要以自己的踢力抵消掉对方的踢力。欧阳槐冷笑了一下，自己的力道哪是这个少年可以比拟的！硬碰硬的对上的话少年的腿骨肯定得立刻折断。

然而谢云奇的腿在空中忽然改变方向，竟是再一次支取壮汉的胯下肥卵！欧阳槐万万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会採取如此两败俱伤的打法，然而自己用上大力的腿已然停不下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著自己那两颗硕大的睾丸再一次在狠力挤压下几欲迸裂！

壮汉凄惨地嚎叫著双手捂向自己屡次受伤的下体，然而那猛虎般的腿也在这个时候踢中了少年，少年立刻口吐鲜血径直飞向了旁边的墙壁，狠狠摔在了墙上。

怒不可歇的壮硕堂主在钻心的疼痛中吼叫著冲向依偎在墙上奄奄一息的少年，他一定要把这小子的脑浆给砸出来！谢云奇感到自己的伤势已然让自己力不从心了，但是别无他法，他只能再次强忍痛楚一个箭步向前窜去，试图躲过欧阳槐那足以砸碎墙壁的猛力攻击。然而这时，欧阳槐再一次半途变招，右手闪电般地出袭，一把抓住了少年的衣襟，左手迴旋向著少年的脑袋轮拳砸去！

情急之下，谢云奇脑中一片空白，难道自己就要死在这恶霸的手上了吗？

不！不行！自己还没有达到目的！还没能完成復仇大业！

顿时，少年的心中涌出一股力量。正在出拳的壮硕堂主并没有防范这将死之人的反击，所以当谢云奇再次出腿踢中他的一对大睾丸时，他只能凄惨地嚎叫著猛地向后撅起臀部，双手狠狠将少年甩到了地上后连忙捂住了自己的下体，满头大汗在极度的痛楚下爬满了他的全身。

此时的祠堂内，地板中央躺著一具已经冰冷的肌壮尸体，尸体的臀部沾满了鲜血和被撕裂的碎肉，那原本鲜嫩的肉穴此时已经被扯得稀烂。祠堂的一边，一个壮硕无比的彪形大汉赤裸著下身跪在地上，撅著屁股双手捂住了自己几乎被踢成卵酱的硕大睾丸。而祠堂的另一边，一个奄奄一息的少年终於在全身多处骨折的情况下快要昏迷过去。

欧阳槐猛地抬头望向躺在另一边的少年，怨毒的双眼中由於疼痛而佈满了血丝。这小子终於不行了，不趁现在将他砸成肉酱不解自己的心头之恨！健壮的青龙堂堂主缓缓站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力气也所剩无几，在睾丸屡次受袭之后自己的伤痛并不比对面的少年好多少。略带颤抖地，这个壮汉缓缓地一步步走向了快要昏迷的少年，脸上浮现出一丝接近疯狂地残忍。

终於，壮汉半蹲了下来，一把抓住了少年沾满鲜血的衣襟，将恶狠狠的脸凑向了少年的俊脸。

“臭小子，老子要把你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再一块一块吃下去。老子要将你放到火上去烤，老子还要。。。”

忽然，壮硕的堂主猛地愣住了。眼前奄奄一息的少年依然闭著眼喘著粗气，然而自己却感觉到身下那两颗肥硕的大卵蛋竟然各自被握住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刹那间贯穿了壮汉的全身！只见少年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虚弱却残忍的微笑，他用尽了所有最后的力气，双手各抓住一隻肥卵狠狠地握了下去！

欧阳槐全身健硕的肌肉立刻在同一个瞬间猛烈抽搐了起来，他瞪大了充血的眼睛，脸上痛苦地扭曲著，喉咙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谢云奇所剩的力气已经不多，没能瞬时捏破这个壮汉的卵蛋，然而欧阳槐自己也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挣脱少年的掌控。肌肉结扎的壮汉没命地在地板上如同活鱼上岸般地扳动著，圆硕地臀部在痛苦里上下摆动著似乎想要挣脱少年的魔掌。然而不管壮汉如何挣扎，他赤裸的下体，那两颗因為伤势而肿胀得比橙子还大的卵蛋始终被少年牢牢地抓著，并不断地被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壮汉在极度痛苦下开始口吐白沫翻起了白眼，全身硕大无比的肌肉触电般地痉挛著。

终於，只听砰地一声闷响，壮汉那一对肥卵终於爆裂开来！乳黄色的蛋浆大股大股从硕大的阳具中喷涌而出！壮汉不停抽搐的壮硕身躯刹那间静止了，一身肌肉在紧绷地喷射完了大量蛋黄以后终於缓缓瘫软。一代恶霸就这样被碎了蛋，惨死在了一个区区无名少年的手下。

而少年谢云奇在用尽全力破了这个恶霸的蛋之后，也终於头一斜昏了过去。

昏睡到明天清晨时，谢云奇将会醒来，拖著伤痕累累的身躯离开这个躺著两个冰冷猛男肉躯的祠堂。接下来至少要半个月的调养，但是值得，为了自己的復仇大业，欧阳槐是必须被除去的一个阻挠。

第四章

奢华的曲府内今夜是灯火通明，嘈杂的笑闹声夹杂著痛不欲生的哭喊声，绘製成仿佛烟花之地一般的奢靡而堕落。今天是炽阳寨朱雀堂主曲尚峰三十大寿，曲府内云集了好几十个炽阳寨教眾，还有上百个被捆绑脱光了四散在府内各处的青年男女。下体完全被捣烂的艷尸四处可见，整个曲府如同一个荒淫的人间地狱。

几个月前出现的神秘杀手，人称夺阳客，这半个月来毫无动静。炽阳寨眾多教眾在稍微收敛了一些之后又开始猖狂了起来，因此今天朱雀堂的大规模开荤就如同是憋了好几个月的淫欲终於爆发出来了一般。朱雀堂主曲尚峰一嚮為人猖狂自大，好体面好显摆，办出这种引人注目的可耻宴会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情。

然而，今晚他恐怕也难逃蛋破人亡的命运。

谢云奇静静地蹲在草丛里等候著时期，很快这群炽阳教眾就会在泄欲的满足感以及酒精的麻醉下失去威胁性。

他逕自盘算著接下来的行动。疗伤的这半个月裡，他没忘针对炽阳教的路数废寝忘食地修炼自己的功夫。黄泉路上走了一半回来，他也明白了炽阳寨里不乏武功高强的人，自己想要活著完成復仇大业就一定要不眠不休地训练自己。

终於，是时候了。

夜色中到处瀰漫著浓重醉人的男人体味，并且夹杂著一丝血腥。这时的曲府已经安静了不少，大部份的恶霸都睡著了，而大部份的青年男女都已经一命呜呼。谢云奇迅速地在阴影中穿梭著，很快便来到了曲尚峰居住的朱雀楼下方。

在他驻足不远的草地上，一个带著书生头饰的赤裸清秀小伙四肢扭曲地静静躺在地上，他大睁著恐惧的双眼，白嫩的双臀中间赫然是一个惨不忍睹的血窟窿。一大截破碎断裂的肠子从血窟窿里面掉出来，散落在了草坪上。这个可怜的男子已经死去多时。

在男子尸体的不远处，一个肉壮巨汉正趴在地上呼呼大睡。壮汉上身的衣服还没来得及脱，下身却是光溜溜地，棕櫚色的皮肤上沾满了受害者的血液。趴著的壮汉大腿岔开著，那条肥硕的软屌以及两颗巨大的圆溜卵蛋放置在了两腿之间的草地上，看样子是因為怕趴著睡时压到自己的卵蛋所以刻意搁置在了身体后面。

谢云奇看似平静的双眼中燃烧著一股怒火。活活干死了一个小伙居然还敢睡得这麼香！他轻轻地朝肉壮巨汉走了过去，停在了巨汉身后的草坪上。

接著，闪电般地抬腿，落脚，一双黑靴结结实实地狠命踏在了壮汉的两颗巨卵上！

只听脚下传来一阵清脆的“扑哧”声，作恶多端的肉壮巨汉连苏醒过来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在梦中命断黄泉，连眼睛都没睁开。巨汉的肉壮双臀在卵爆的瞬间开始疯狂地抽搐起来，卵浆被喷射在了草坪上，然而除此之外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早在睾丸碎裂的那个瞬间，他就再也睁不开眼了。

谢云奇平静地将黑靴上被喷射到的壮汉蛋黄擦在了草地上，接著一转身，悄无声息地潜进了朱雀楼。

曲尚峰的寝室在三楼，而朱雀楼二楼和三楼各有一个守卫，这是谢云奇事先调查好了的。守卫虽然都雄壮而彪悍，然而都是炽阳寨里的小嘍囉，不需要他们泄欲就可以轻鬆一腿让他们的卵蛋炸开花来。

谢云奇躲在二楼阶梯间的阴影里，盘算著自己的动作。在他前方不远处，一个肌肉发达的守卫貌似很不满地站著，似乎对於所有兄弟都在开心而自己却要守夜这个决定相当不满。

当然，他不用再不满多久了。

谢云奇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步冲到了守卫的身后，双手环抱住守卫的狗公腰，接著将全身的力道集中在了膝盖上，从守卫岔开的双腿间直冲而上！

强大的力道瞬间踢碎了守卫那肥大而脆弱的双卵，甚至将整个卵囊踢炸，乳白色的酱汁瞬间喷炸而出，染湿了整个裤襠。可怜那健壮的守卫，连哼一声的时间都没有，瞪大了双眼软倒在了少年的怀裡，断了气。

谢云奇轻轻将这个守卫放倒在了地上，接著无声无息地向三楼潜去。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开始传入了少年的耳朵。想必曲尚峰现在正尽情地姦淫著好几个可怜的年轻男女，谢云奇皱了皱眉头，继续向楼上潜去。

三楼的走廊上，一个肌肉结扎的黝黑大汉正鬼鬼祟祟地趴在窗户上，口乾舌燥地偷看著里面的情景。壮汉全身硕大的肌肉紧绷著，裤子被褪落到了膝盖上，双手一起用力抚弄著自己胯下那根肥硕的大黑屌。透明的淫液已经爬满了壮汉圆硕闪亮的大龟头，壮汉的喘息声已经是浑浊而嘶哑。

谢云奇冷笑了一下，缓缓地移身过去。

黝黑壮汉逕自欣赏著堂主翻云覆雨的景象，完全没有觉察到少年的逼近。忽然，他感到自己的下体一紧，连忙低下头去，引入眼帘的是自己那两颗肥卵正被两隻从胯下伸过来的手握住。没等壮汉的脑子能转过弯来，他便眼睁睁地看著这两隻手瞬间加力，自己那两颗肥卵竟然就在自己的眼前砰地一声炸裂开来！壮汉不可置信地全身抽搐著，双眼死盯著自己不断喷射出阳精与蛋黄的肥硕大鸡巴，身体慢慢软倒在了身后的少年身上。由於刚才自己的抚弄已经让自己接近喷射，卵蛋爆裂的痛楚居然让他立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直到最后一股夹杂著卵汁和精液的粘浆射离了自己的龟头，他才终於咽了气。

谢云奇静静地在窗外等候著时机，终於听到了曲尚峰沙哑的吼叫声。少年缓缓探出头来，透过窗糊纸窥向屋裡。果然，曲尚峰一阵狂喷之后累到在了地上大声喘著气，而地上竟然还躺著六个被活活操死的无辜男女！

谢云奇才愤慨之餘，竟发现自己有些欣喜。朱雀堂堂主曲尚峰很难对付，因為对方和自己的专长一样，都依靠速度而取胜。不同的是，曲尚峰毕竟功力更深几层，更何况曲家独特的轻功让这个全身肌肉的壮汉体重却如同一个孩童。比轻功速度，谢云奇比不上他的家门绝技。比力道狠劲，谢云奇比不上他全身的健壮筋肉。少年在来这裡之前就自持只有三分活著出门的把握，就算在朱雀堂主连续两次泻出阳精之后他都没有把握可以获胜。

但是现在情况似乎不错。只能怪这个淫贼自己兽欲旺盛，连续六次的泻精，让他没有可能继续保持以前的体力了。

休息了片刻之后，朱雀堂主随便披上了件衣服，半裸著下体站起来，走向门口。连续干死了六个人，还是挺累的，下楼喝点酒歇息一下吧。

在开门的瞬间，一个影子忽然向他的面部袭来！说时迟那时快，曲尚峰迅速地低头闪过了这一击，回身就要还击给对方。

然而这时，他心中一惊：自己太大意了，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全身最脆弱的那两颗巨卵，在喷射了六次阳精之后的巨卵，正被一双手牢牢握住！他当即心一横，将全身功力都运向了胯间，试图在将要到来的巨压下面保住自己的肥硕睾丸。

谢云奇心中冷笑，果然在被动状态和搞不清楚情况的时候，武功再强，阴谋再多的人，都还是会判断错误的。

少年握住曲尚峰双卵的手忽然一下鬆开了，紧接著一把抓住了壮汉的卵囊根部，双手握紧，将那两颗肥蛋挤到了硕大卵囊的末端。肥卵在挤压下将那淫袋撑得鼓胀饱满，曲尚峰被这突然的变化懵住了，尚未弄清楚敌人倒地想要做什么。

当然，等他弄清楚就晚了。

少年忽然全身用力，紧紧握住卵囊根部的双手向后猛扯！要知道，将全身功力运到了胯下，下盘自然就会鬆懈。曲家的轻功使得彪形大汉能够如同孩童般轻盈，然而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破绽：没有了下盘的刻意稳定，他们也就拥有孩童般的重量！

只见少年轻鬆地将一个健壮如牛的肌肉壮汉抡进了空中开始转圈！壮汉杀猪般地惨叫了起来，原因很简单：自己的卵囊根部被少年死死抓住了，离心力迫使巨大的压力不停逼迫在自己那对紧绷在卵囊末端的肥蛋上！壮汉没命地惨叫著，头晕眼花的噁心伴随著胯下传来的撕裂般剧痛让他痛不欲生。

此时的谢云奇在不停的旋转中也是感到阵阵反胃，然而他咬著牙坚持著。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就不可能再偷袭成功了，更不可能遇上曲尚峰六次射精的绝佳机会，所以这次他一定要成功让朱雀堂主蛋破人亡！

终於，在空中惨叫著的壮汉功力开始消逝，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那集中在肥卵上的巨大压力。只听一声沉闷的啪响，这个纵欲过度的健壮恶霸终於由於自己的失误被活活挤爆了蛋，翻著白眼吐著白沫，一命呜呼。

那一对肥卵爆裂成了大股大股的蛋汁从朱雀堂主粗壮肥大的阳具里喷射出来，撒了漫天。由於巨卵瞬间的破碎，阻挡在卵囊末端的障碍物没有了，谢云奇竟然一下没能握住。手一滑，这个惨死的壮汉尸体便直直飞了出去，砸破了窗户，从朱雀楼三楼掉落下去砸进了大厅。

顿时整个大厅沸腾了，楼下传来恐惧以及愤怒的惊呼声！恐惧，是因為销声匿跡半个月的夺阳客再一次重出江湖了。而愤怒，则是因為这健壮如牛，功力高深的朱雀堂堂主竟然在自己的狂欢之夜被人破了蛋，人死身残死无全尸，怒睁著双眼不瞑目！

谢云奇暗自在心裡骂了开来，这麼多炽阳教眾一起上自己是毫无胜算的。他当机立断，冲破了房间另一面的窗户，一跃便消失在了黑暗中。

第五章

少年依偎在墙角的阴影中，不停喘著粗气。他眉头紧锁，汗水自额头不断滑落下来。

左右护法都不在视线之内，然而从他们手中逃跑可万万没有这麼容易。谢云奇暗自盘算著脱身的方法，然而心中却已经做好了在被左右护法抓到之前自行咬舌自尽的打算。总比看著自己的屁眼被两根巨型阳具同时插入而迸裂要来得好。

自从青龙堂主和朱雀堂主相继在夺阳客的手中爆卵惨死，炽阳寨上下终於坐不住了。寨主李炽同时派出了左护法萧挺以及右护法游硕，势必要将夺阳客的首级拿下给两位堂主以及眾多兄弟报仇。

左护法萧挺生来就异常地高大健硕，在炽阳内功的协助下全身的筋肉暴突，力大无比。不止如此，萧挺的铁档功已经练至八重，想要击碎他的囊中巨卵是难上加难。右护法游硕虽然不过中等身材，在炽阳寨的恶霸里面算是体型小的，但是却拥有与萧挺不相上下的一身肌肉，精干威猛之外更添一份令人胆寒的矫健。游硕的身形几乎可以随意变换，柔软程度令人乍舌，也因此在打斗中格外地防不胜防，诡异敏捷。

谢云奇心中暗骂了开来。虽说这一路走来他是异常小心，所有事情都精心策划了，以一个人的实力想要挑战充满了雄壮虎豹的炽阳寨毕竟还是很危险的。谢云奇当初算准了炽阳寨这一个个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傢伙直到為时已晚都不会想到要主动反击，没想到计划进行到了一半他们就派出了左右护法捉拿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由於敌人尚未射精，直取其卵的方法几乎是完全行不通了。少年在三天前得到的消息，只能临时在镇裡布下了一个陷阱，说实话他自己也觉得今天是九死一生了。

刚才谢云奇就已经和左右护法各打了一个照面，脱臼的右手腕和断掉的一根肋骨就是证明。此刻两个护法都在寻找著他，少年应该何去何从呢？

敌人在步步逼近，特别是左护法萧挺，一路上撞翻无数个摊铺，引得镇上一阵骚动。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声音，谢云奇的额头上不禁渗出一层冷汗，他一咬牙，拔腿向几个路口外的小茶馆奔去。

这原本是最终防身的一招，看来只能现在用了。小茶馆是谢云奇秘密栖身的地方，自然装置著一些机关陷阱。然而成功逼退两个护法，自己也必须得重置栖身之地。

茶馆的天臺上站著三个男人，其中最年轻的俊美男人气喘吁吁地，身上佈满了血跡，看样子已经不能再战斗多久了。另外两个男人皆是肌肉结扎的猛男，其中一个更是高大得惊人，两人面无表情地盯著年轻男子，缓缓地一步步向他逼近。

“哼，就这点水平就破了两个堂主的蛋？咱们搞错人了吧。”个子较小的那个猛男冷笑了声说道。

“管他的，拿了他的人头回去交差就行，这麼轻鬆的活儿不做白不做。”高大的猛男也冷笑了一声回应道。

“拿人头？这小子长得这麼标緻，直接杀了岂不可惜。我玩他的嘴，你玩他屁眼，咱哥俩也久违地爽一下吧！”个子较小的猛男忽然淫邪地说道。

谢云奇听到这裡，背上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他紧咬著牙，等著最佳的时机。只要这两个恶棍再靠近一些，他就可以引爆机关，整栋茶楼也就会崩陷。虽说以他二人的功力这也只能将他们逼退回街上，但是这点时间已经是少年能够逃生的唯一机会了。

忽然，少年目光一闪，敌人已经进入界限之内！他大喝一声将机关开啟了，瞬时整个茶楼猛烈抖动了起来！两个肌肉猛男立刻皱起了眉头，运气于下盘试图稳住身躯，然而几秒之内茶楼的抖动就已经到达了极限，整个楼臺开始崩塌！

少年抓住这个机会，纵身一跳就从五层楼高的天臺跳了下去。就算是用上了轻功，已经受伤的谢云奇在落地的刹那还是感到左脚踝一阵剧痛：竟还是骨折了。然而这时少年已经顾不得疼痛，片刻不留地冲入了落脚处不远的密道里，心中只能暗暗期望自己的两个追杀者不会太快找到这个地方。

在少年纵身跳下的那个瞬间，楼顶的炸药也终於爆发，两个楼臺上的炽阳壮汉心中大叫不妙，立刻运起全身真气抵御爆炸的威力。一个冲天火球刹那间吞噬了整个茶楼，两个壮汉也被这个力量甩向了街道。虽然他们自身的功力避免了身体上的伤害，全身的衣物却还是被爆炸撕成了碎片，健壮无比的左右护法就这样赤裸裸砸向了街道中心！

左护法萧挺块头实在太大，臀背朝下摔落在地上时将地面砸出了个大坑，自己也痛得哇哇怒吼。然而功力深厚如他，虽是疼痛却不至於受伤。右护法游硕身形轻盈无比，一跃而下的过程中没有让自己落到地面上，而是双腿一批，双脚各踩上了二楼的两根树枝，一字型劈腿在树枝上稳了下来，连摔落的伤痛都没有经歷。街道上，人们尖叫惊呼著像热锅裡的蚂蚁般四处逃窜著，也有不少好奇心强的人驻足在旁边观看，试图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然而冥冥之中一切似乎自有安排，作恶多端必自毙。茶楼爆炸的声音惊动了一条街外拖著马车的两匹白马，白马在惊恐的嘶鸣下奋力地拖著马车奔走在街巷之间。在整个镇子的人们都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没有人注意到这飞奔著的马车。

话说游硕赤裸著肌肉发达的身躯双腿一字型撑开来，稳稳地劈叉立在了两棵树之间，楼下围观的人群惊讶地注视著这个雄壮无比的猛男，以及他胯下悬垂著的硕大性器。安全落下之后，右护法暗自鬆了口气，逕自撤去了包围全身的真气，準备跃下树枝。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猛地，游硕忽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马蹄声：一时的鬆懈竟让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异样！然而為时已晚，健硕的炽阳右护法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马车就风一般地从他一字型劈开的两腿之间穿梭而过！马车的门槛不偏不倚正中他垂悬在空中那两颗硕大无比的巨卵，在没有任何真气的保护之下，两颗肥卵砰地一声被瞬间撞得粉碎。游硕猛地瞪圆了佈满血丝的双眼，全身的健壮肌肉刹那间青筋暴露地抽搐了起来，特别是那浑圆的双臀，更是马达般痛苦地上下颤动。肥大的卵囊和那条巨龙般的粗长鸡巴在马车的餘力下飞速地前后震动著，卵囊中已然碎裂的睾丸碎片在这高速震动中互相碰撞磨成了渣！这一切都在片刻之内完成，然后只听沉闷的一声巨响，右护法游硕那惨烈的肥硕卵囊在这巨大的震动力之下浑然爆炸碎裂，早已磨成浆状的奶黄色蛋汁”吧唧“一声四溅开来，辉洒在了楼下围观人群那一张张目瞪口呆的脸上。堂堂炽阳寨右护法就在眾目睽睽下，赤裸著健壮的身躯一字型劈著双腿，被一辆马车震碎了双卵一命呜呼。下体已然一片血肉模糊的肉壮尸体继续在半空中晃动了好一会儿，才终於摔落到了街道上。

再说左护法萧挺，在人群的混乱中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已然凄惨地蛋破人亡，他挣扎著一边怒駡著一边从地上坐了起来。而这时，映入他惊恐的眼帘之内的除了同伴那血肉模糊悬掛于半空中的下体，还有朝著自己飞奔而来的马车！眼看受惊的白马已然奔到了身前，一支马蹄赫然向著自己胯下肥大的阳器踩了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萧挺立刻运气了全身的真气集中于自己肥硕的双卵之上。然而就算有著八重的铁档功功力，被马蹄如此猛烈地踩踏在了柔软肥硕的睾丸上，还是让健壮如牛的左护法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那一对多汁肥卵虽然没有立刻炸裂，却也是在崩碎的边缘了。一股卵酱扑哧一声从萧挺粗大肥硕的阳具中喷射出来，沾满了他壮硕厚实的胸肌！

正当这个壮汉一面忍受著剧痛一面庆倖自己躲过一劫时，他顿时呆住了：就在他的面前，飞速旋转的马车车轮距离自己股跨之间只有分毫的距离，而自己已然没有多餘的真气可以再次护住那两颗肥卵了！

於是，炽阳右护法萧挺只能惊恐地瞪圆了双眼，眼睁睁地看著车乱高速压过自己那对傲人的雄卵，活生生将双蛋碾得粉碎！不仅如此，整个马车的重量终於压爆了那肥肿的卵囊，大量的蛋黄伴随著精液和血水啪地一声被碾了出来，瞬间铺满了大块的街道！

只见这个肌肉雄壮的彪形大汉在一阵没命地抽搐后突然停止，硬挺著身体倒在了路上。在这具下体被严重摧残的雄尸不远处，另一具同样肉壮并且同样被惨烈摧残的尸体也坠落在了街道上。一天之内，不，一个瞬间内，炽阳教两大高手同时被一辆马车给爆卵毙命。

街上的人群此刻已是大乱，亲眼目睹如此惨状的人们惊恐地尖叫著四处逃离。也有人在意识到被爆卵之人是炽阳教的左右护法之后暗自叫好，但是始终是没人愿意去接近那片惨无人道的现场，因為就算是炽阳教的大恶棍，如此惨烈的死法总还是叫人不忍正眼。

怜悯之心时常会被给予于不值得怜悯之人，这是人性的懦弱与可悲，却也同时是人性的耀眼光芒。丧失了这种懦弱之后，能够脱胎换骨捨弃拘束的那些人是值得庆倖的吗，亦或是同样甚至更加的可悲？

第六章

一转眼之间，六个月过去了。前一阵子掀起的风波暂时缓和了下来，在炽阳寨左右护法被惨烈地当众炸卵身亡之后，夺阳客似乎忽然收敛了不少。

官府和民眾议论纷纷，有人说夺阳客的最终目的似乎就是要解决掉左右护法，有人说夺阳客在那场大战中受伤不轻所以正在休养，还有人说夺阳客已经在那之后被炽阳寨给抓住了，现在凶多吉少。无论如何，炽阳教眾们趁著著些日子的平静，一个个再一次按捺不住胯下巨屌的蠢动，不禁又嚣张了起来。公然被爆卵的事件在六个月内没有发生，甚至是下体被惨烈摧毁的炽阳壮汉尸体都没有找到任何一具。一时间，夺阳客的行踪以及目的成了世人茶餘饭后的一大话题。

谢云奇拆下了脚踝上的绷带，站起身来谨慎地试了一试，表情似乎很满意。六个月的时间，终於恢復过来了。

想起六个月之前那九死一生的一战，谢云奇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若不是老天爷站在自己这边，派出一辆马车硬生生地震破碾碎了左右护法的淫卵，自己早就死在他们手上了。因此，自从那次之后，少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以前一直明白却试图逃避的事实：想要达到他的復仇目的，这样的功夫身手是不可能的。

谢云奇一面考虑著，一面从容地收拾好了绷带和药物，迅速地欺身到了门口，左右各看了一眼。确定了周围没有人之后，少年敏捷地一步跃了回来，坐到了床上，这一系列的动作虽说非常流畅，却流露著一股莫名的诡异。

刹那间，谢云奇便从房间里消失了。

阴暗潮湿的地下密室里，诡异的烛火闪烁著。此起彼伏的雄性喘息声在一片可怖的寂静中成為迴荡在四壁间的唯一声响。摇曳的烛光勾勒出了六个肌肉健硕的彪悍雄体，每个壮汉身上都佈满了伤痕和血跡，四肢都被玄铁链捆绑固定了起来。一片死寂之中出了呼吸声在没有任何动静，仿佛这六个壮汉全身的力气都早已被抽乾。

忽然，密室的上面传来一阵响动，接著一个身影突然从密室天花板中的一块漏洞中跃了下来！没错，这个密室和谢云奇的卧室连通，机关便是设在了床沿边，扳动机关少年就可以迅速地打开床板，并且从床板的缝隙中掉落到通往这个密室的通道里。

六个壮汉觉察到了少年的归来，反应竟是各不相同。六人中，有两人的眼神顿时充满了惊恐，全身硕大的肌肉都在恐惧中颤抖了起来：这两人是最近才被关进来的。在这两个新人中，关得比较久的那个壮汉竟直接被吓出了尿来，金色的液体不受控制地从他那肥硕的软屌里面喷涌出来，顺著粗壮的大腿一路流到了冰冷而沾满血跡的地板上。另外一对壮汉在见到了少年之后，只是目光呆滞地看著他，面无表情。最后剩下的两个壮汉在瞟了一眼少年之后，竟是各自吞了口口水，胯下那肥硕粗大的阳具渐渐地膨胀了起来！

原来，谢云奇在养伤的这段时间里，没忘了持续自己的復仇计划，也没忘了想出提升自己功力的方法。为了不引蛇出洞，负伤的少年也不敢太猖狂，这一切计划都秘密实施著。他在六个月内运用各种手段将这六个炽阳猛男绑架至此，有两个目的：惩戒这些禽兽不如的恶棍，并且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功力。

六个月来，每一个在场的壮汉除了要被谢云奇每天鞭打折磨之外，更重要的使命是被迫每日喷射出十次以上的阳精供少年享用。炽阳壮汉的阳精皆是壮阳大补，长期大量地服用刚喷射出来的新鲜精液更是能够直接提升练武之人的功力。然而少年在上次侥倖逃生之前都不屑与运用这种方法提高功力，不到万不得已更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嘴唇碰触到这一个个插破了不知道多少阴穴肠道与喉咙的肥硕龟头。经过了上次的惨败，谢云奇终於决定要豁出去，不论代价地达到復仇目的，也正因為这样才绑架了这几个壮汉。

然而今天，少年的目的不止是这些。

谢云奇一字不发地走到了那个止不住尿流的壮汉面前，这个比自己高出两个头，如同种牛般雄壮的肌肉壮汉被铁链牢牢地锁住了四肢，手脚皆是大幅度打开固定在了墙上。壮汉看到少年朝自己走过来，颤抖的肥硕肌肉几乎要抽搐起来，眼神中的恐惧也扩散了开来。

然而这一次，谢云奇并没有鞭打他，直接进入了主题。少年面无表情地走到了壮汉的面前，蹲了下来直面壮汉的襠部，壮汉那条巨龙般垂悬在双腿间的阳具还在一滴一滴地滴落著剩餘的最后几滴尿液。接著，谢云奇熟练地抓起了眼前这条肥硕的软屌，长大了嘴巴一口含下了肥大柔软的龟头，口腔和舌头并用地搅动了起来。

壮汉立刻发出一声呻吟，躲过了鞭打的他似乎有些意外，而少年的突发服务更是让他不禁闭上了双眼爽出声来。

不一会儿，壮汉那条原本柔软的肥屌膨胀而坚硬了起来，最终演化成了一隻粗大的肉柱。谢云奇口中含著的龟头也因此更加巨大，然而六个月来少年已经逐渐熟悉这样的变化了。谢云奇一面继续刺激著壮汉的龟头，一面鬆开了抓住屌身的手，双手各自轻轻地捧住了壮汉的一颗肥卵。随著壮汉的淫叫声越来越销魂，透明的淫汁不断滚涌进了少年的口中，顺著喉咙被谢云奇吞了下去。而少年的双手也缓慢却持续地向著那两隻肥卵施加著力量，壮汉似乎因為肥大睾丸上传来的刺激而更加舒畅。

然而很快，壮汉的表情就发生了变化。睾丸上持续增加的压力终於让他感到越来越锥心的疼痛，他的淫叫声中逐渐渗透出一丝一丝的痛楚，而他的眉头更是越发紧锁。再到后来，汗水开始从那肌肉发达的身躯各处渗透出来，而壮汉的叫声也逐渐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嚎叫！谢云奇阴冷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残忍的笑容，不慌不忙地揉搓玩弄著壮汉那两颗肥蛋。此时壮汉的双腿已经开始颤抖了起来，少年的双手却是继续一面越发用力一面阵阵捏揉著那对可怜的巨卵！

壮汉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不停地跳动著。一根根的血管在疼痛和愉悦的交界中暴露无遗，低沉的吼声也是越发惨烈。终於，惨叫声忽然失声颤抖了起来，壮汉也睁大了双眼全身抽搐！只见谢云奇的喉头突然大幅度摆动起来，原来强烈的刺激让壮汉喷出了阳精，全数被少年给吞了下去。但是事情并没有那麼简单！壮汉的脸上夹杂著高潮的欲仙欲死以及被强行取精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越来越明显。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原本早该结束的射精居然在好几分鐘后还继续持续著！

这是因為，壮汉不止是单纯的射精而已。準确来说，他自己的高潮只是一个引导，现在他那对肥硕卵蛋中剩餘的所有阳精都正在被谢云奇强行地挤压出来！

壮汉的脸很快便开始扭曲变形，而他的声音也凄厉地嘶哑破音！那副肌肉发达的身躯没命地疯狂挣扎著，却始终被铁链给紧锁著。壮汉那对肥卵各被一隻手紧紧地握著，在高压下已经被紧勒得变了形状。两颗巨卵皆被这长时间的玩弄给玩成了深紫色，并且异常地肿胀著几欲爆炸！

终於，随著一声沉闷的”砰“响，壮汉的浑圆双臀猛地一抽，那两颗肥卵就这样被活活捏爆，硬生生被榨成了新鲜卵汁挤进了少年的嘴裡！淫腥而浓稠的卵汁顺著少年的喉咙滑下食道，少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才是今天的主菜，天下第一补，炽阳壮汉们那珍贵的蛋黄！

随著这个壮汉的尸体软倒在了一边，其餘五个人顿时惊慌了起来：他们突然意识到今天将是他们最后一天了！谢云奇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脸上依然保持著残忍的微笑，缓缓向旁边的一个壮汉走了过去。

接下来只用如法炮製，这六个壮硕男人的肥肿卵蛋就将全都被捏成了浆，流进自己的肚子里。一夜之间功力就可以提升几倍，何乐而不為呢？早知道以前就该这样了，为了报仇，还矜持什么？为了达到目的该用的手段都要用上不是吗？

第七章

”他妈的，找个婊子都找不到，信不信老子把你们肠子干出来？！“

一个满脸鬍鬚的肉壮猛男大声怒喝著，在他前面站著好几个颤抖著的壮汉。

“堂。。。堂主息怒！堂主息怒！我们现在就给你抓去。。。”

被称作堂主的肌壮男人紧缩浓眉，厌烦地挥了挥手。

“算了算了！败我的兴致！全他妈给我滚下去！”

等到属下都退下之后，玄武堂堂主王澎急躁地在屋中来回度步。情欲的折磨正冲击著他最后的理智防线，他用尽了全力控制著自己，以防自己冲出屋去将手下的屁眼干成碎肉。

由於旅途的关係，玄武堂主已经被迫禁欲了三天。这对於一个炽阳寨堂主来说是炼狱般的长度，王澎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神经都因此而高度紧绷。在这种时候，迫於无奈，只能自己解决了。

打定好了主意之后，王澎迅速渡步到了床沿边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褪下自己的衣物。厚实健壮的黝黑躯体上佈满了伤疤，浓密的体毛令这个彪形大汉的雄性魅力显得更加狂野。粗壮如树干的双腿中间，一根异常粗大的黝黑阳具已然坚挺，肥厚的屌身上爬满了青筋血管，深红色的龟头肿胀得几欲炸开。这根巨屌的下面赫然悬掛著两颗硕大无比的肥卵，肥卵由於三天的禁欲而肿胀得更加雄伟，简直如同两个柚子般沉甸甸地向下拉扯著卵囊。

忽然，坐在床沿全身赤裸的玄武堂主猛地躺在了床上，并且迅速将两条壮硕的双腿向前猛举！没想到这样一个彪形大汉居然可以如此灵活，轻而易举地折迭了起来，模样竟是十分淫荡！说时迟那时快，王澎立刻长大了嘴，身体向裡弓到了极限，那根肥硕粗大的阳具竟然就这样直接插进了玄武堂主自己的嘴裡！

虽说那鼓胀的大龟头实在过於庞大，但是王澎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个淫荡的自娱手段，他的腮帮被自己的大龟头撑得鼓胀开来，却似乎没有半点不适。接著，色欲侵心的玄武堂主开始用舌头和口腔大力地吸食起了自己的龟头，强烈的快感立刻传遍了全身，壮汉的喉咙深处不禁传来了阵阵呻吟！

炽阳教的猛男们就算对於性侵犯的对象饥不择食，却也经常有无论如何也需要自己解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高层的炽阳帮眾几乎都练就了吸食自己巨屌的本领：这样一来，喷射而出的阳精可以被自己给吞食下去从而增强自己的功力，简直是一箭双雕。

过了一会儿，玄武帮主的眼神越发地迷离，情欲呼之欲出。透明的唾液随著他被紧紧崩开的嘴角流了出来，这情景是淫靡得令人髮指！忽然，这个黝黑的肌肉壮汉开始前后摆动起了自己的壮臀，那根粗大的阳具竟然开始在自己的嘴裡抽插了起来！随著抽插的频率慢慢加快，巨大的肥屌也越来越深地被插进了壮汉自己的喉咙，填满了自己的食道，肉壮的脖子也因此被明显地从内至外撑得更粗！

壮汉喉咙里传来的沉闷呻吟声变得越来越淫荡，越来越不知廉耻。他的双眼开始频频后翻，大量的唾液被自己的巨屌抽插得飆出了淫唇，沾满了自己满是鬍渣的脸颊和下巴！粗壮多汁的屌身上满是晶莹剔透的液体，眼看著这个肌肉壮汉就被自己的肥屌操得欲仙欲死！

终於，壮汉全身的厚实肌肉在同一时间跳动了起来，双臀猛地向前推出，整根硕大阳具全部被插进了自己的喉咙深处！食道被鼓胀饱满的屌身满满撑开，那颗肥硕肿胀的大龟头几乎插进了胃裡！玄武帮主忘情地哼唧了起来，一对巨蛋就在自己眼前突然紧绷，大肥屌亦是在自己的喉咙里疯狂抽动了起来。大股大股的浓稠阳精就这样直接从盛开的马眼里喷射进了玄武堂主的胃，这个放浪的壮汉却似乎还是不满足，一面翻著白眼，一面用颤抖著的手掌轻轻挤压著自己的两颗肥卵。

忽然，玄武帮主猛地感觉到自己的双蛋被什么给握住了！他瞪大了双眼，拼命想挣扎开来！

“还没尝够对吧，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听到这个声音，王澎立刻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夺阳客！他试图催动真气挣脱敌人的双手，然而这个淫荡的姿势让他完完全全地被控制了。自己那根硕大的阳具深深地插在了自己的喉咙里，这麼一个彪形大汉竟然是动弹不得，轻而易举地被抓住了要害！

握著那两颗巨蛋的双手突然开始用力，玄武堂主立刻痛苦地挣扎了起来！

谢云奇冷笑著，手上继续施力。玄武堂主王澎有著九重铁档功力，想要凭藉猛击让他爆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长时间的大力压迫最终还是会耗尽这个壮汉的真气，只是长时间对一个武功高强的壮汉肥卵施加压力本身就不太可能。除非这个壮汉陷入了一个动弹不得的姿势，那又是另当别论了。

肌肉壮汉在一阵挣扎和痛苦的哼唧中，由於肥硕双卵上持续的压力而再次射精！浓稠的白浆又一次直接喷进了他自己的胃裡。他试图想要挣扎开来，但是竟如同瓮中之鳖一般毫无胜算！

两个时辰过去了，少年和肌肉壮汉皆是大汗淋漓。玄武堂主已经被抓著蛋吞著自己的大鸡巴喷射了十几次的阳精！浓稠的雄汁已经盛满了他自己的胃和肠道，不停地从紧紧撑开的嘴角漏出来！肌肉壮汉的眼神无力地白翻著，全身的大块肌肉都抽搐著：他知道，自己离蛋爆浆流已经不远了。

再一次地，两隻肥卵在压力下迫使肌肉壮汉的粗壮鸡巴又一次在他自己的喉咙里猛烈抽动起来！大股大股的阳精再次冲入了胃中。这一次，体内积蓄已久的压力到了临界点！

由於这个淫荡的姿势，壮汉的双腿一直是大幅度打开压在身前，那两块黝黑而健壮浑圆的臀肌高高地扬向天空，双臀中央那粉嫩的屁眼也一直暴露在空气中。十几次的猛烈射精已经将玄武堂主的肠胃间灌满了自己的浓汁，而这一次的喷射以及增加的压力终於让他那疲乏的括约肌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听肌肉壮汉的喉咙里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那暴露在空中的粉嫩屁眼忽然一下就缴了械，大股大股乳白色的浓稠精液从盛开的屁眼裡喷涌了出来，伴随著壮汉痛苦的扭动而流满了那健壮的双臀，沾满了浑厚多汁的腹肌和胸肌！

就是这个机会！

谢云奇看准了这个时机：括约肌招架不住了，说明眼前的壮汉已经再也无力抵抗了！少年立刻将全身力气凝聚在了双手上，狠狠地握紧了抓著两隻硕大巨卵的双手！

只听一声沉闷的巨响，伴随著肌肉壮汉喉头裡最后的一声撕心裂肺地痛苦呻吟，玄武堂主那两颗巨型铁蛋在卵囊里炸裂开来，被少年挤成了睾浆！健壮黝黑的彪形大汉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这样惨死，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居然喉咙里塞著自己的肥硕大鸡巴，亲自吞下了自己的腥浓蛋汁！

一阵猛烈的抽搐之后，玄武堂主就这样含恨断气，全身软了下来。大汗淋淋的少年鬆开了双手，吐出一口气，接著将肌肉壮汉那两条前翘的双腿向后掰了下来。随著双腿被扯动，那根硕大的男根也从壮汉的喉咙里被扯了出来，屌身上赫然印著肌肉壮汉在痛苦挣扎中留下的血淋淋牙齿印。肉壮尸体随著死亡，全身的肌肉都忽然地放鬆了，因此大股大股的精液如同喷泉一般从壮汉的屁眼中涌了出来，这样子是十分的淫靡而诡异。

谢云奇冷冷地动了动嘴角，逕自闪身离开。

第八章

“哼，小子，老子等你好久了！”

一个满脸怒容的年轻壮硕猛男咆哮著，全身青筋暴露的大块肥硕肌肉跳动著，似乎瞬间内就要爆发，令眼前的敌人死於非命。

“我也等你很久了，白虎堂主。”

谢云奇淡淡地说道，然而眼中滚涌而出的杀气却清楚地背叛了自己的话语。

白虎堂主稍微楞了一下，接著双眉紧皱，咬牙切齿。

“你应该不记得我了，但是我还记得你。十年前你不过跟我现在一般年纪，我眼睁睁地躲在床下看著你的阳具从里至外刺穿了我父亲的腹部。”

白虎堂主苏猛自幼追随李炽，犯下的大罪数不胜数。他的阳具就算在炽阳寨中也算是异常地坚硬粗大，而交媾时的力道也是猛烈得令人髮指。因此，被其他炽阳帮眾姦淫往往会导致穴肉迸裂以及内臟被扯断捣烂，但是被苏猛姦淫的结果比此更加惨烈：猛烈的抽插会直接穿透受害者的腹部，胸腔或者后背，直接在身上被插出一个硕大的血窟窿。

此刻，白虎堂主再一次被怔住了，但是随即恢復了言行。

“老子杀的人比你吃过的肉还多，要寻仇就来啊！”

此时，这两个男人正站在一片草地是，晚风吹过了草地，掀起了阵阵杀气。

仔细一看，少年的身上已经佈满好几处伤口，而年轻壮汉却似乎是毫髮无损。散落在他们四周的是三四具尚存餘温的肌壮尸体，每具尸体的股跨之间皆是一片残忍的血肉模糊。

谢云奇平静的外表下面，此刻却在飞速地想著对策：白虎堂主苏猛拳拳致命，绝对不可以硬碰硬。就算自己现在在吞食了眾多炽阳帮眾的卵汁之后功力大增，也只不过达到能够活命的程度而已。只能试图激怒苏猛，然后盼著他在愤怒中出错了。

“你对自己的手下可是毫不留情啊，四个人的卵蛋都是被你给砸碎的吧？”

苏猛听到了这句话，额头上的青筋立刻蹦了出来。确实，在刚才的战斗中这个小子左躲右闪，竟几次靠著走位让自己一不小心屡屡捶中手下的卵蛋，瞬间让他们卵炸毙命。想到这裡，苏猛气得牙痒痒。

“我还听说，白虎堂主和玄武堂主关係匪浅啊，他对阳精的热爱我是亲眼目睹了，连自己的阳精都不放过。所以你如此憎恨我，就是因為我爆了他的卵之后没人含你的屌了是吗？”

苏猛和王澎平日裡关係不错，前几天王澎被惨烈地破蛋之后，苏猛确实為此恨得彻夜难眠。这时听到眼前这个罪魁祸首居然还出言不逊，白虎堂主终於按耐不住了，怒吼一声便向少年冲了过去！

谢云奇心中冷笑，立刻转身疾奔，利用自己擅长的轻功一面躲避著苏猛的进攻，一面引领著白虎堂主冲向自己预先设好的路线。

“小子！别跑！你他妈有种给我站住！”

苏猛一面咬牙切齿地怒吼著，一面运气狂奔追赶著前方身形敏捷的少年。忽然，他感觉到自己那两根粗壮的腿上传来阵阵微痛，低头一看，原来两人在追赶中冲进了一片灌木丛。白虎堂主顿时感到更加的恼火：他妈的，这小兔崽子临死了都不消停！他不顾灌木丛枝叶划过双腿的疼痛加快了追击的速度。

又过了好一阵子，苏猛已然追红了眼，眼看少年就在自己几十步之外的前方了！此时谢云奇确实感觉到逐渐地体力不支，就算自己的轻功再怎麼厉害，要比持久力却自然还不是白虎堂主的对手。

然而，目的已经达到了。

猛地，疾奔在前方的少年突然俯身，急速停下，一拳向天空中打去！白虎堂主在奔跑中先是短暂地一愣，接著猛地意识到了少年的计划：自己没有办法突然停下来，所以这小子想乘著现在直取自己的肥卵！

苏猛接著立刻意识到，原来刚才把自己引诱进了灌木丛里是事先安排好的！锋利的树枝虽然不能对真气护体的肉体造成伤害，却已经把布製的裤子给完全撕碎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然赤裸著下身穷追了许久。这样一来，自己胯下那巨蟒般又肥又长的阳具以及那两颗圆硕多汁的肥卵就暴露无遗了，这小子一定在等著这一刻！

然而，经过了这麼久，难道白虎堂主会没有準备吗？苏猛虽然确实来不及停下脚步，但是却在心中暗自得意冷笑。当下，他迅速地将真气凝聚在了自己的卵蛋上：这几个月来，他为了对付夺阳客，特意在九重铁档功之上练就了金鐘罩。只要功力不散，就算是教主李炽发功也震不碎自己那两颗卵蛋！

眼看著，谢云奇的拳头就要砸上壮汉那沉重而赤裸的巨大睾丸了，白虎堂主胸有成竹地等候著少年手指骨断裂的声音。

突然，少年的拳头猛地改变了方向！只见他的拳头瞬间演变成了一阳指，笔直地冲向了肌壮堂主两块健硕双臀之间那毫无防备的粉嫩屁眼！

谢云奇的脸上现在浮现出的是残忍而得意的微笑。是的，炽阳帮眾肥大多汁的卵蛋确实是他们的致命要害，然而早在几个月前击碎青龙堂主的双蛋那个夜晚，谢云奇就发现了这些肌肉壮汉身上另一个罩门。在那个夜晚里，青龙堂主欧阳槐在祠堂里迫於慾望而奸杀了自己的下属，可怜一个黝黑健壮的猛男竟被活活干穿了肠子，屁眼被捣成了一滩烂肉！而正是这一幕让谢云奇瞭解到了炽阳壮汉的另一个弱点：无论他们再怎麼刀枪不入，肛门本是身体的自然开口，他们对那些针对他们肉穴做出的攻击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少年躺在地下，眼睁睁地看著自己的两根手指扑哧一声整根没入了白虎堂主的鲜嫩肉穴。此时白虎堂主苏猛还没有从得意的心态中反应过来，正在等待著少年的拳头撞上自己那佈满了真气的卵囊。他无法看到少年在他胯下的出击变化，所以当屁眼被轻鬆攻破的时候，他毫无预警地感觉到一股电击般的异样感传遍了全身！这个壮汉立刻脸色大变，双臀猛缩，不禁放鬆了固定在自己卵蛋上的那股真气。

等的就是这一刻！谢云奇一咬牙，全神贯注地将另一隻手挥拳直上。屁眼被异物插入的白虎堂主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映，少年的拳头就狠狠地砸上了他那两颗又肥又软失去了真气护体的大睾丸！

只听一声雷鸣般的凄厉惨叫，白虎堂主那肌肉发达的彪悍身躯竟被少年一拳击飞了出去！可以想像出他的卵蛋收到了多麼严重的打击。剧烈的疼痛让苏猛眼前一阵发黑，那两颗巨蛋只差一点就会当场迸裂炸开！数股浓稠的白浆随著这个腾空的壮汉而从那条大肥屌中喷洒了出来，紧接著是一股非常淫腥的奶黄色蛋浆！

落地的白虎堂主翘著那壮硕的屁股，双手死命捂住自己快要爆裂的巨卵，睁大了充血的双眼痛苦挣扎著。此时，得意的谢云奇翻身站了起来，一步步逼近不远处下身被重创的彪形大汉。

然而此时，白虎堂主突然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接著他猛地弹跳起身，奋力奔向了不远处的河岸！少年被这突发的变化给愣住了，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壮汉依然跃身跳进了河裡消失了。

本该懊恼的少年却在这个时候展露出了 一丝微笑。

纵虎归山，那是因為最终目标是山啊，虎只是用来带路的罢了。

第九章

雷鸣电闪，豆大的雨点被一道道闪电照映在了漆黑而猖狂的夜空中。

一个满身伤痕，赤裸著下体的彪形肌肉巨汉踉蹌地推开了大门，右手捂住自己胯间那肿胀而脆弱的巨型睾丸，左手试图保持著平衡。推开了大门之后还没能走出几步，肌肉巨汉终於体力不支，轰隆一声倒在了地板上。

这是荒村野岭里一间不起眼的小寺庙，寺庙中点著两排蜡烛。烛光摇曳，清晰地勾勒出在地板上躺著的雄性肉体，平静的摆动和庙外的倾盆大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任再高明的敌人，也万万找不到这裡来。

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倒地的壮汉身后。巨大而朴素的斗篷完全笼罩著他的全身，然而还是遮掩不住布料下那惊人壮硕的身躯。带斗篷的壮汉蓄著络腮胡，样貌竟是摄人心魂地阳刚而英俊，朦朧诱人的双眼裡闪烁著捉摸不透的深邃精光。

只见这个斗篷壮汉从容地蹲下身来，将右手伸到了倒地的肌肉壮汉的股跨之间，竟温柔地揉抚著那两颗肿胀的巨卵！倒地的肌肉壮汉猛地清醒了过来，弹身而起，十分警惕地準备应战。

但是在看清楚了对方的容貌之后，这个赤裸著下体的肌肉壮汉神情立刻鬆懈了下来，并且居然带有一些委屈。一种被欺负的小孩準备向父母告状般的委屈。

“属下参见寨主！”

炽阳寨寨主李炽，二十年来叱咤江湖，凭著深不可测的功夫和诡异的力道在武林中横行。就连炽阳帮眾的死穴，那一对肥大而脆弱的卵蛋，在李炽身上都是坚不可摧：十重功力的铁档功以及媲美少林方丈的金鐘罩修為，让他唯一的要害也没有半点破绽。

然而，毕竟是树敌过多，近几年来李炽逐渐淡出于江湖，甚至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知道他行踪的只有炽阳寨四堂主以及左右护法，因為他们要负责每天派送好几个年轻貌美的妙龄少女或是健壮俊美的壮硕少年供寨主姦淫泄欲。

这个毫不起眼的寺庙，则正是他们会面的地点。

只见白虎堂主苏猛单膝跪在李炽面前，强忍著下体传来的阵阵剧痛，述说著事情的经过。看来那少年，夺阳客，下手实在是狠，恐怕已经对壮硕堂主的巨型睾丸造成了无可消弭的伤害。然而在爆了三大堂主的卵，破了左右护法的蛋之后，炽阳教还是对这个神秘而恐怖的夺阳客没有半点认知。

李炽静静地听完了苏猛的述说，默默地转过身去，在寺庙裡从容地来回渡步。

“猛子，你跟我有十餘年了，十年前咱们踏平落雁镇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炽阳寨主的声音充满了低沉而磁性的男性魅力。

白虎堂主楞了一愣，接著回答起来。

“那是寨主的故乡，那时我们受令屠镇，一个人都不放过。”

“没错。你可知道我為何要下令屠镇？”

苏猛抬头看了看眼前寨主的宽厚背影，接著又把头给低了下去。

“属下不知，但是只要是寨主吩咐的，属下一定照办！”

李炽轻轻地笑了两声。

“我和我姐姐从小是孤儿，脱这个镇子的福被许多人家合力收养，长大成人。”

苏猛楞了一愣，然而他连头都没抬：寨主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也会奉陪到底。这时，李炽幽幽地继续讲了下去。

”所以从小到大，十五年来，我和我姐姐从来是被恣意玩弄的对象，他们的一次玩虐，换我们一顿饭。十五岁我逃离镇子去华山的时候，我姐姐已经被上百个镇上的男人玩过了。镇上的一户土豪‘不嫌弃’我姐姐的经歷，贪图她的美貌，娶她做了压房的小妾。一时间这户人家被整个镇子歌颂，因為他竟然有此大义愿意接受我姐姐‘骯脏的过去’。”

白虎堂主猛地一惊，呆立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猛子，那天我特别嘱咐你要慢慢折磨，插穿他内臟的那个男人，就是他。我本是要带上我姐姐一起逃走的，谁知道我姐姐居然在这些日子里对这个人渣產生了感情，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一气之下，我失手将她也杀了，但是怜悯之心让我放过了年幼的侄子。”

李炽转过身来，毫不动容地用平静的表情看著跪在眼前的属下。

“我怀疑，夺阳客就是我这个侄子来找我报仇了。”

白虎堂主尚在震惊当中，完全不知道应该怎麼应答。片刻之后，他紧皱著眉头，雄吼出声。

“寨主要他活，猛子就算在他手下惨死也绝不还手！寨主要他死，猛子就算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也会和他拼命！”

李炽的眼神闪动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壮汉，十五岁就开始跟著自己乾净坏事，从无怨言，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部下。然而刚才伸手探测他的卵蛋时，炽阳寨主已经觉察到，这个属下那对巨型睾丸已经被严重的伤害了，不是最后一丝的真气维繫著早就蛋爆身亡了。忽然，他的眼神中闪烁出一丝异样的残暴。

苏猛是四个堂主中最年轻的一个，长相威猛帅气，壮硕年轻的饱满肌肉也是十分诱人。既然现在受到了如此重的伤，下一次与夺阳客碰面时他反正也是必死无疑，甚至不用和夺阳客碰面，随便的碰撞都能让他的巨卵迸裂。那麼自己為何不趁现在享用一下呢？

“猛子，我知道你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

苏猛忽然从寨主略带嘶哑的回覆中听出了一些什么，猛地抬头和李炽四目相接。寨主眼中渗透出来那旺盛的情欲让他明白了一切。

“寨。。。寨主，你。。。”

“猛子，听我说。你伤势已经太重了。”

苏猛一个踉蹌向后退开，眼神中有著深深的复杂。恐惧，难以置信，背叛带来的伤害，脑海中一阵突发的空白。他追随李炽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来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竟还是迎来了这样的下场！

这时，李炽一步步缓缓逼近了眼前的肌肉壮汉，眼中的慾望越发不可收拾。

“猛子，我知道你仰慕我很久了。你一直很想被我干对不对？”

强烈的复杂情绪伴随著对死亡的恐惧，刹那间泪水忽然爬上了白虎堂主的眼眶：自己敬仰多年的寨主，居然正亲口在要求自己坦然接受被活活干死的命运！

然而肌肉壮汉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反而是眼泪掉了下来。他全身颤抖著，已经动弹不得了，任由李炽一步步朝他逼近。

已然欲火焚身的李炽这时走到了苏猛的面前，挥手之间用功力将苏猛上身的衣物震成了碎片，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壮硕诱人的年轻肉体。

炽阳教主此刻非常想要猛地将眼前的壮汉按倒在地，劈开他的双腿，毫无保留地乾爆他的屁眼！然而昔日情谊在克制著他的兽欲：虽说自己那非人般尺寸的硕大肉柱终究将撑破苏猛的肠道，但是竟可能的，还是让眼前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壮汉能够少一些痛苦吧。

“猛子，放鬆。乖，放鬆。”

李炽一面诡异地笑著，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在白虎堂主耳边轻轻囈语，另一方面两隻大手爬上了白虎堂主那肌肉饱满的赤裸肉体。不顾白虎堂主止不住的颤抖，炽阳寨主的一隻手向上滑动，揉搓著健壮堂主那厚实饱胀的胸肌，并且用掌心不停挤压著苏猛那粉嫩肿胀的奶头。强烈的快感让白虎堂主不禁失声，恐惧与慾望充满矛盾感的并存让他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此时，李炽的另一隻手向下滑动，已经碰触到了苏猛那怒胀的粗大阳具，白虎堂主经不住又是全身一个激灵，失声呻吟！

炽阳寨主满意而诡异地微笑著，继续挑逗性地抚摸著自己这壮硕下属的肉体，似乎正在点燃这个肌肉壮汉体内即将爆发的淫欲。眼看著白虎堂主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恐惧和震惊逐渐被忘情的身体摆动给代替，不一会儿便是紧闭著双眼，一副享受的模样！

李炽一看时机已经成熟，抚摸著苏猛那根硕大阳具的手开始渐渐向后移去，不一会儿便游走到了苏猛饱满健硕的臀肉中央那鲜嫩的阳穴上。阳穴的周围已是佈满了粘稠淫乱的淫液，以至於李炽的食指轻鬆地就滑进了肉壮巨汉的屁眼里面！

而此时的白虎堂主仿佛已经淡忘了自己将要面临的惨状，当异物插进了自己的肛门时，他竟然一声轻呼，爽到发出声响！渐渐地，李炽邪笑著将两根，三根，四根手指插入了那未经人事的阳穴，而苏猛则只有忘情地闭眼躺在地上，健壮的身躯淫乱地扭曲起伏著。

终於，李炽缓缓将自己的裤子褪了下来。

两根粗壮而筋肉密佈的大腿中间，一根肥硕得令人髮指的擎天肉柱暴怒地肿胀紧绷，粗大的血管爬满了肉柱那饱胀的茎杆，整个景象竟如同魔神下凡般令人不寒而慄！然而此刻的白虎堂主早已经深陷情欲之中，闭著双眼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阳穴即将要经歷的致命浩劫！

李炽跪了下来，粗壮的双臂各抬起了苏猛的一条壮腿，让那淫液横流的屁眼暴露在了自己的面前。接著，炽阳寨主将自己那硕大无比的巨型龟头抵住了下属那可怜的屁眼，腰上亦开始逐渐加力！

随著那非人般庞大的龟头一寸一寸进入了肌肉壮汉的体内，苏猛的呼吸变得越发地急促了起来，呻吟中的痛苦也越来越明显。终於，身体撕裂的疼痛让这个沦落為玩物的猛男再一次颤抖了起来！他的俊脸扭曲著，双眼也挣了开了：疼痛让他再一次回想起来自己将活活被寨主操烂屁眼的凄惨命运！

“不。。。不！！！不要啊。。。不要啊寨主！！！”

苏猛绝望的乞求中参杂著痛苦的惨叫，此时李炽大半个龟头都已经埋没到了白虎堂主的屁眼中，这令人髮指的极限撕扯事实上已然扯断了苏猛的括约肌！大股大股的鲜血涌了出来，顺著苏猛壮硕的双臀流到了地上形成了赤红色的几条河流。

李炽用充满情欲的双眼紧紧盯著自己和下属的交合之处，这惨无人道的一幕仿佛更加激发了他的兽性！他不经意当中加快了推动的速度，不一会儿，整个巨型龟头居然在苏猛凄厉的嚎叫声中被插入了壮汉的屁眼！这一举动彻底摧毁了白虎堂主下体的神经分佈，在痛苦的喊叫声中，这个肌肉壮汉竟忍不住马眼一松，大股大股的白浆从肿胀的肥硕阳具中喷涌出来，沾满了他自己那傲人的硕大胸肌。

“看来你很享受嘛，猛子。寨主会让你更舒服的，你放心！”

李炽嘶哑的嗓音中瀰漫著一种残忍的淫乱，他一面说著一面继续将那天杀的巨屌朝著白虎堂主的双臀中推进！苏猛全身壮硕的肌肉紧绷著，身体在痛苦中扭曲，他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直肠被活活撑得爆裂开来，血水如同激流一般从双臀中间喷射而出！苏猛感到眼前一黑，就要晕了过去。

然而此时，李炽突然迅速将一颗药丸塞入了白虎堂主的口中，邪笑著俯身至苏猛的耳边，一面继续推动著身体一面轻声而淫秽地说著些什么。

“我说过要让你好好享受的，猛子。这是丹心丸，能延你一个时辰的命，这是寨主赏给你的。”

白虎堂主从昏迷的边缘猛地被叫醒，剧烈而钻心的疼痛让他无暇去思考寨主的言语，他只是继续扭动著身躯，撕心裂肺地惨叫著。

又过了半柱香的时间，苏猛的惨叫声渐渐淡了下去。一来他已经再没有力气吼叫了，二来，已在他凄惨的阳穴中缓缓抽插了一阵子的那根粗大肉柱此时已经完全将他的屁眼干至爆裂，健硕的双臀中间是一片血肉模糊，而所有的疼痛神经都早已坏死。没有了剧痛的压迫，白虎堂主终於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自己已然被操到肠穿肚烂，命不久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由於疼痛神经的坏死，这个命在旦夕的肌肉壮汉再一次渐渐感受到了从前列腺传来的巨大快感！

李炽也觉察到了下属的变化，他心中的淫欲顿时就要失控：等的就是这一刻！只听炽阳寨主猛地大喝一声，双手忽然按在了白虎堂主那两块硕大的胸肌上，竟骤然开始猛力甩动壮臀，如同发情的种马般毫不留情火力全开地操干起了苏猛那可怜的屁眼！随著每一次插入，整根肥硕肉柱都完全没入肌肉壮汉的屁眼中，巨大的压力将血水和淫液一同挤压得喷射出来；而随著每一次抽离，整根肥硕肉柱又完全抽离了壮硕堂主的双臀，次次都硬生生将大截大截已然被操断的肠子拉扯出苏猛的体外，然后再由下一次的插入给硬塞回进阳穴里！

这个场景是无比的淫乱而残忍，然而白虎堂主苏猛的反应却更是让人震惊：连白虎堂主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寨主会突然发力开始猛操自己的屁眼。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突发起来的狂插猛干竟瞬间给自己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强烈快感！苏猛情不自禁地放声浪叫了起来，前列腺被猛力撞击的快感实在是太爽了！肉体上极度的愉悦竟直接压过了对於死亡的恐惧，下体一片模糊的白虎堂主竟然在淫叫声中第二次被操到射精！

就这样，荒淫无比的炽阳寨主猛力抽插自己最衷心的下属接近一个时辰，白虎堂主此时已是眼神迷离，硕大的胸肌和结实的腹肌上流满了从自己的硕大阳具中喷射出来的滚烫阳精：他已经在极乐中被寨主的巨大肉柱操到泄精七次！此时的李炽也是呼吸急促，大汗淋漓：他也离爆发不远了！

李炽在情欲氾滥的空隙之中定睛观察了一下被自己操到迷离的壮硕下属，片刻之间便知道白虎堂主的时辰已到。肠道被扯断以及失血过多尚是其次，最致命的是苏猛那两颗肥硕的巨卵在刚才的交媾中数次互相碰撞，现在已经在迸裂的边缘了！经歷了屁眼被干成肉酱的痛苦之后，白虎堂主现在已然感觉不到自己的双卵传来的剧痛，这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炽阳寨主咬了咬牙，壮臀用力，将那巨大无比的肥硕龟头深深抵在了苏猛的前列腺上，顿时前列腺上的软肉包裹住了敏感的龟头顶端，李炽感到全身一震苏麻，眼看就要泄精！

与此同时，原本已是奄奄一息的苏猛猛地感觉到前列腺被巨大的压力给顶住了，强烈的快感让他顿时全身抽搐了起来，双眼圆瞪，喉咙中再一次发出略带颤抖的呻吟声！

终於，李炽发出一声怒吼，马眼一酥，一大股浓厚粘稠的淫浆便喷射进了苏猛的体内！於此同时，苏猛全身壮硕的肌肉止不住地颤抖著，亦是从那根粗壮的巨屌中再一次喷射出了白花花的浆汁！两个情欲高涨的肌壮巨汉在这时不经意间四目相接，彼此的眼神皆是复杂万分。

李炽狠下了心，在自己喷射出第二股浓浆之际，猛地俯身向下，双手搂住了苏猛，紧紧抱住了自己体下的壮汉！两个壮汉平坦精壮的小腹猛地撞击在了一起，而夹在他们小腹中间的正是苏猛那根肥硕的粗大阳具以及一对浑圆硕大的肥卵！

只听“砰”地一声闷响，白虎堂主那两颗硕大的卵蛋终於被压得粉碎！苏猛顿时瞪大了双眼全身抽搐了起来，健壮的双臂紧紧环抱住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寨主！奶黄色的卵汁伴随著白虎堂主最后的阳精一起被喷射了出来，苏猛那沾满了自己鲜血的两块壮臀不停抽动著，完成著这一生最后一次使命。此时的白虎堂主已然分不清楚什么是痛苦，而什么是愉悦。

在咽气之前能够紧紧抱住自己追随了一辈子的寨主，在模糊之中他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李炽抱住苏猛的尸体，久久没有放开。毕竟是自己这一辈子最衷心的部下，居然被自己活活干死了。理由，理由可以有很多，然而罪魁祸首还不是那天杀的，挡也挡不住的情欲？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炽阳寨主缓缓放下了白虎堂主那壮硕而冰冷的尸体，并且将自己那根粗大无比的阳具从苏猛血肉模糊的阳穴中拉扯了出来。顿时，大股大股的血水和淫液伴随著炽阳寨主的浓郁阳精从壮汉的屁眼裡喷涌了出来，如同开了闸的水库一般，止都止不住。

李炽半坐在地上，缓缓呼出一口气，深沉而轻声地说了一句话。

“好戏看够了吗？你可以出来了。”

第十章

谢云奇从庙宇柱子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又自知之明，就算是刚刚喷射完阳精，以李炽现在的功力，自己绝对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夺阳客吧。”

李炽头也不回地问道，语气十分的淡定，却掩藏不住不屑和猖狂，那是一种必胜的把握。

谢云奇感到自己的手心额头都开始冒汗了。他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著半蹲在前方的炽阳寨主。

“当年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果真酿成大错。”

谢云奇依旧不接话。

李炽缓缓地回过头来，平静的眼神打量著少年清秀俊俏的面庞，竟和自己的容貌有几分相似。想到这裡，炽阳寨主不禁轻轻叹了口气。

”你和你娘长得真像啊。“

”不要提起我娘！“

谢云奇终於忍不住了，恶狠狠地回道。他心中怒火中烧，自己十年来所受到的各种委屈，全都要拜眼前这个舅舅所赐！

”你这个人渣败类，因為一己私欲杀害了多少人，我今天要為武林清理门户！“

李炽听到少年的怒吼，不怒反笑。

”哦？你要清理门户？清理我？倒是要怎麼清理啊？“

刹那间，只见黑影一闪，健硕的彪形大汉居然瞬时移动到了少年的面前，那惊人的速度简直犹如鬼魅！

李炽将脸缓缓凑近了满头大汗瞪著双眼的侄子，用带著残忍微笑的表情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要说为了一己私欲杀害的人数，你杀的人就少了？我只是一刀结果了他们，了不起干死他们，你可是将男人最宝贵最脆弱的卵蛋一颗颗活活捏碎，要比兇狠，你可是青出於蓝而胜於蓝啊。“

谢云奇心中逕自一愣，脸上却试图不动声色地继续瞪著炽阳寨主得意的面孔。

李炽继续阴笑著用低沉的嗓音说了下去。

“看来今天要為咱们家族清理门户的是我。”

然而这时，谢云奇突然笑了起来，霎时李炽开始提高的警备，眼神中的得意转换成了谨慎。

少年开怀地笑了一阵子之后，用天真无邪的语气吐出了一句话。

“今天谁死谁活还说不定呢。我要是没準备，敢过来和你交手吗？”

李炽当下心中一惊：难不成这小子还有后手？

但是炽阳寨主立刻回过了神来，放声大笑了起来，健壮厚实的两块大胸肌被胸腔中的共鸣震得突突跳动。

“好小子，有什么招数就都使出来吧，让我好好欣赏欣赏！”

谢云奇则是漫不经心地把话给接了过去。

“自然，咱俩实力相差太悬殊，现在才想招的话不管多妙都成功不了。但是招我早就想好了，你也早就中招了。这招，就一直埋在白虎堂主刚才被你操成了肉酱的屁眼里！”

顿时，李炽的脸色变了一下。谢云奇看在眼中，得意地继续说了下去。

“白虎堂主没有告诉你他怎麼被我击中卵蛋的吧？当时他专心防卫自己的卵蛋，被我乘虚将两根手指插进了他的屁眼里，以至於分神之间差点被我一拳爆蛋。然而当时那两根手指的目的不仅仅在此，因為那时我已经将一粒腐毒丸塞进了他肠道的深处！”

李炽的脸色已经难以继续保持镇定，越发地开始铁青。

“这粒腐毒丸，诺，刚才在你狠干他屁眼的时候一定被击得粉碎，里面的腐毒散自然溢了出来。你也知道，腐毒散虽然发作缓慢，毒性也不强，但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就在於只要有肉的地方，他就会蔓延。”

说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李炽的眼中开始少有地蹦出了凶光。

“毒性强了，难保白虎堂主能够在被你干死前不毒发身亡；就算他活著出现在你面前，以你的谨慎一定也会找出异样来。况且，就算再强的剧毒，倘若只是如同孔雀胆鹤顶红一般只能依靠接触来散髮毒性的话，对於全身刀枪不入的你来说也是没有用的。”

谢云奇越说越得意，缓缓举起了右手，嘲讽地指了指面前这个雄壮魁梧的舅舅胯下那根粗大肥长的巨屌。

“所以唯一能够成功的方法，就是使用会‘爬动’的腐毒散，从马眼经过尿道一路爬进你卵蛋的内部。就算是金鐘罩铁档功，也不能防止卵蛋从内部受伤；而就是毒性这麼轻的腐毒散，渗进了你的睾丸内部，也足够致命的吧？“

李炽铁青著脸冷冷地盯著眼前的少年，良久没有说话。这小子心狠手辣的程度不亚於自己，难道还真是血缘裡一脉相承的？许久之后，李炽的嘴角残酷地稍微扬了一扬，这次轮到稳操胜券的谢云奇心中一稟了。

“不愧是我的侄子，你娘从小脑子就比我好使，想不到被你遗传到了。腐毒散顺肉而上的特性确实很微妙，但是你算错了一件事：你太早告诉我了。”

谢云奇突然感到不妙，向后倒退了两步。

“既然可以顺肉而上，自然可以顺肉而出，只是需要借用一些吸力。小子，我犯下的滔天大罪数不胜数，若是你觉得咱们的血缘关係会影响我把鸡巴塞进你嘴裡，那就大错特错了！”

说到这裡，李炽嘴角轻蔑地上扬，接著一道黑影闪过，谢云奇连喊叫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一股怪力瞬间压倒，双膝跪地！等到少年惊恐地抬头时，在他面前悬掛著的赫然是自己亲舅舅胯下那根粗壮的阳具！

李炽心中冷笑，这黄毛小子还是太嫩了点。谢云奇在惊恐之餘，依旧倔强地紧闭双唇，恶狠狠地瞪著眼前虎豹般雄壮，恶鬼般残忍的舅舅。然而让人张嘴的技巧，李炽早在十几年前就驾轻就熟了。

只见炽阳寨主熟练地在少年腮后一敲，少年的下巴竟然轻易地就脱臼了！一阵剧痛顿时袭向谢云奇的全身，然而他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李炽从容而迅速地将壮臀向前一顶，大半个肥硕兇猛的巨型龟头就被顶进了自己侄子的嘴巴里！

谢云奇没命地挣扎了起来，喉咙里传来愤怒的闷吼声。李炽邪笑著伸出右手，轻鬆地捏住了少年的鼻子：就是这一招，让对方必须吸允那根大屌的绝招！

鼻子不再通气的谢云奇顿时乱了方寸，在窒息的威胁下之得吸允了起来！虽说少年猛力地吸允著，但是吸到的空气确是少之又少，九成的力道用在了帮眼前这个恶棍解毒的份上！

李炽轻鬆用单手制止著少年的挣扎，一面乾脆享受起了眼下这一刻来：操自己亲侄子的嘴，这种变态的举动光是想一想就他妈让自己血脉喷张兴致盎然！

他怎麼都不可能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突然之间，少年的全身一阵抖动，嘴上的吮吸停止了。难道竟是窒息，被自己的龟头活活憋死了？李炽心想。然而趁著炽阳寨主这千万分之一的走神，少年猛地用双手死命抓住了壮硕寨主的巨型阳具！

李炽心中一惊，然而立刻又恢復了冷静：以自己的金鐘罩铁布衫，这小子休想要伤到自己，就算对自己的鸡巴和卵蛋出手也是一样！

但是这完全不是谢云奇的计划。猛地，李炽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滚烫的液体迅速鉆进了自己的硕大马眼，并且飞快地顺著尿道一路直上！坏事做尽的炽阳寨主这时竟然也惊慌了起来，情急之下挥出一掌击中了少年的右肩，试图将他击飞出去。少年的右肩骨顿时粉碎性骨折了，然而他忍著剧痛竟是继续死命地抱住那根硕大阳具！

短短的一招起末，李炽霎时感觉到那股滚烫的液体已经涌进了自己的卵囊之中！刹那间这个壮硕无比的恶棍感到自己的肥硕睾丸飞速地肿胀撑大，令人发疯的鼓胀感带来的是他罪恶一声当中所经歷的最痛苦的时刻！顿时，壮汉疯狂地挣扎嚎叫了起来，并且举起了右手，用尽全力向自己侄子的脑袋挥去！

然而，在他能将少年的脑袋锤得粉碎之前，他的胯下便突然传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炽阳寨主的全身顿时抽搐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猛瞪著双眼，两块壮硕的臀肌疯狂地跳动著。而在他粗壮的双腿之间，原本坚不可摧的两颗肥硕巨卵已然炸裂开来，整个硕大卵囊都爆成了碎肉，这个壮汉两条双腿，方圆几尺的地板上，以及依然紧紧抱著壮汉巨屌的少年身上，都溅满了赤红色的血水，粘稠的白浆以及大量乳白色的蛋黄！

李炽猛瞪著赤红的双眼，喉咙里只能传出几声“咯吱”的闷响，胯下传来的非人剧痛已经刹那间震毁了他的中枢神经。一阵抽搐之后，这个武林第一大恶棍终於死不瞑目地断了气，软倒在了自己侄子的身上。

但是胜利者也丝毫没有动静。

谢云奇的双手还环抱著李炽那根沾满了鲜血的巨屌，李炽的半个尚还充著血的硕大龟头依然撑在他的嘴裡。少年的胸膛微弱地起伏著，然而全身其他各处皆是寂静。

炽阳寨主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强大的仇恨。强大到能够用内力催裂自己的五臟六腑，催动自己的鲜血从李炽的马眼中倒流进去。从外部坚不可摧的那两颗巨卵，从内部袭击时还是那麼脆弱，那麼不堪一击。谢云奇感到很得意，很想笑，但是生命迅速流失的他再也没有力气去笑了。

忽然他感觉到累了，非常累。十年来他除了仇恨之外别无所有，现在刹那间连仇恨也没了。可能这样最好吧，他想起了刚才李炽的那句话：是的，要比心狠手辣，自己比李炽更胜一筹。

谁都不占理。大概真的只是一己私欲吧。

无论怎样，现在可以不管了。

尾声

炽阳寨叱咤江湖二十载，寨主李炽却在一夜之间了无音讯。四大堂主，两大护法皆已命丧黄泉，顿时炽阳帮眾群龙无首，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内沦落成了各地的地痞流氓，被官府和群眾一一擒拿。被擒拿的炽阳帮眾依所犯罪行被各自定罪，罪行轻的仗著壮硕可口的身材被发放到有钱人家作為男宠，罪行重的免不了一死。运气好的那些被给个手起倒落，蛋落人亡；而罪恶深重的那些则被五马分卵，甚至被迫看著自己的肥睪惨遭凌迟极刑。

前一阵子和炽阳寨处处作对的夺阳客也同时销声匿跡。江湖传闻他成功破了炽阳寨主李炽的蛋后隐居深山，又有传闻说他与李炽同归於尽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夺阳客本就是李炽本人，用尽上百种惨不忍睹的方式爆掉壮汉的卵蛋，此等残忍在世上除了李炽以外别无他人。至於为什么李炽要让自己的教眾如此惨死，江湖上流传下来了这麼一首打油诗：

荒淫乃常情，至极则嗜血。欲残而自残，炽阳尸遍野。

史册上则用一句话概括了炽阳教在一年内被完全击破的事实：蛋尽良绝。

（全文玩）